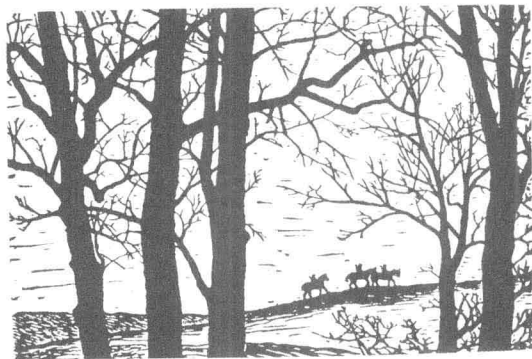


丘东平 著

丘东平
作品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丘东平 著

丘东平
作品全集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东平作品全集 / 丘东平著.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309-07885-5

I. 丘… II. 丘…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2160 号

丘东平作品全集

丘东平 著

责任编辑 / 陈军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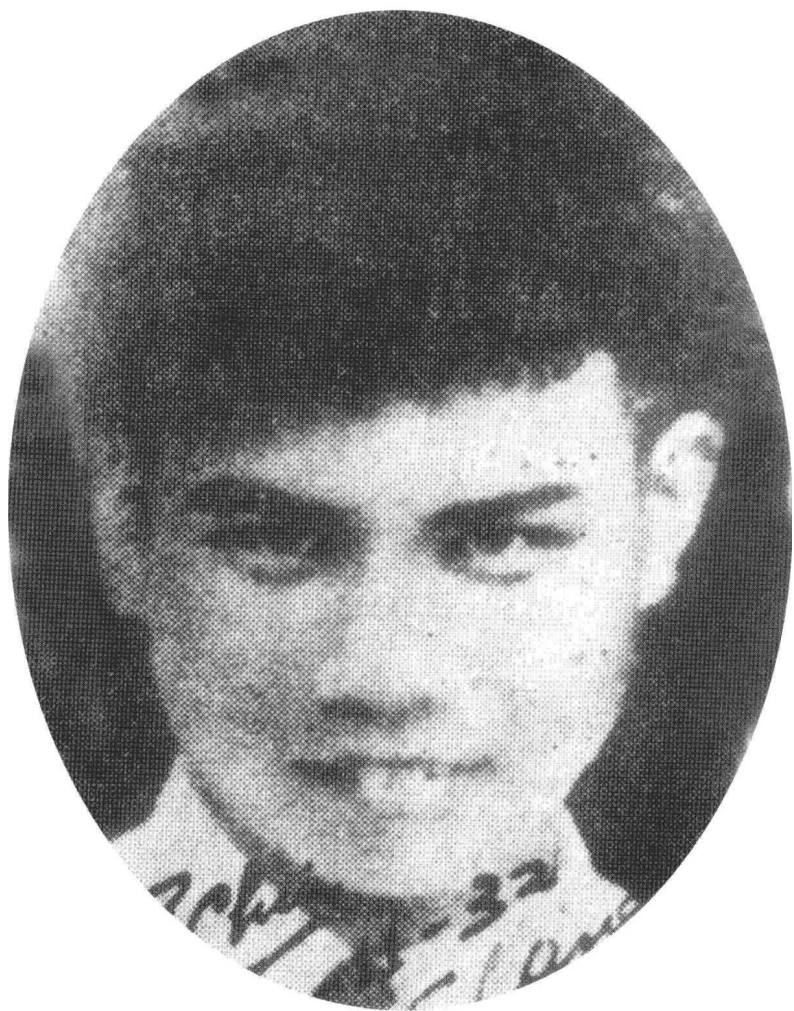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46 字数 689 千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885-5/I·594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丘东平

出版前言

丘东平(1910—1941)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家、我国现代战争文学的开拓者。

丘东平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士作家。他短短的一生中亲历了土地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他青年时代即投身于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和三次武装起义。“九·一八”日寇侵华后,他先后投入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抗日同盟军的热河抗战。以后,又参加了以反蒋、联共、抗日为宗旨的“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丘东平在参与“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抗战后,即刻加入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并跟随陈毅将军挺进江南,转战苏北,最后在掩护华中“鲁艺”师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一岁。

丘东平从小便喜爱文学,以后又在不同的环境中参加各种文学社团和报刊编辑活动,在军队中更是直接参加前线的宣传鼓动工作。丘东平正是以自己丰富的革命运动和抗敌斗争的亲身经历,来创作写实的文学作品的,一开始就区别于那些抱着革命幻想的左翼作家而显示出不同凡响,并且得到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学大师的关注和肯定。抗战爆发尤其是参加新四军之后,丘东平所写的一系列反映前线的报告文学作品,更是引起文艺界的震撼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成为抗战前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极“左”路线和思想的影响,作为革命烈士的丘东平也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他的文艺观点遭受批判,他的文艺作品除了1953年出版的一册《丘东平选集》之后,便不能再版流传;在文学史上也不是被刻意贬低就是被有意忽略。直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文化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丘东平和他的文学创作才重新得到重视和正面评价,但至今仍未有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

今年是丘东平诞辰100周年,为了重新认识和全面评价丘东平和他的文学创作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和中共海丰县委决定联合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主办一次全国性的丘东平文学学术研讨会,并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一套丘东平百年纪念文集,包括《丘东平作品全集》和《丘东平研究资料》两册,以为今后更全面深入地研究丘东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本次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和文集编辑出版,得到京、沪、粤、港等地有关机构和专家的热忱支持,并得到中华炎黄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丘家儒先生的帮助,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丘东平百年纪念文集编辑出版委员会

2010年10月

编校凡例

1. 本书所收东平作品,入集者选用初版本、未入集者采用初刊本为底本,万不得已,采用后出最早版本。版本信息在书名页或单篇末尾予以说明。个别集子失传已久,止本次編集仍不获见,乃尽可能根据篇目信息予以重建,无法找到的篇章标以“缺”字。

2. 个别篇章入集版本与初刊版本内容上有较大出入,以前者为底本,校补重大变动。

3. 所有内容遵照原作,疑似错误及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出校,原则上不添加知识性的注释。

4. 为方便阅读,所有注释采用脚注。原注(个别疑似原编者注)不另说明,校注标为“校注”。

5. 本书篇目编次,集子优先,集外作品附后。集子原则上按初版时间排序,但考虑到有些集子尽管初版较晚,集内作品创作时间则在早期,故有所调整。集外作品大致按叙事类和议论类分为两辑,辑内作品按创作或发表时间排序。

编者谨识

2010.9

目 录

编校凡例	/1
沉郁的梅冷城	
沉郁的梅冷城	/3
麻六甲和神甫	/14
十枝手枪的故事	/27
长夏城之战	
多嘴的赛娥	/41
一个孩子的教养	/48
红花地之守御	/52
通讯员	/64
中校副官	/73
骡子	/87
慈善家	/96
朋友之间	/101
白马的骑者	/109
长夏城之战	/144
将军的故事	
运转所小景	/161
正确	/164
将军的故事	/166
尊贵的行为	/170
谭根爸爸	/172
兔子	/177

马兰将军之死	/181
圣者的预言	/187
新唐吉诃德的出现	/191
落难的国王和侍卫	/193

火灾

火灾	/201
----	------

给予者

抗战的意志	/255
给予者	/261

第七连

小引	/319
第七连	/320
我们在那里打了贴仗 ^①	/329
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334
暴风雨的一天	/344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348
叶挺印象记	/372
吴履逊和季子夫子	/376

向敌人的腹背进军

向敌人的腹背进军	/383
武装的政治工作队	/387
铁蹄下的故事(缺)	
截击	/397

^① 原文如此,内文为“败战”。校注。

宣扬王道者的行列(缺)	
母亲(缺)	
东湾——敌人据点的毁灭	/402
用战斗的顽强性(缺)	
茅山下	
序	/413
把三八式枪夺过来	/415
王凌岗的小战斗	/417
逃出了顽固份子的毒手	/421
友军的营长	/425
两个靖江青年	/428
漂武路上的故事	/430
茅山下	/435
集外作品	
一二八抗日战争的回忆	/477
滦河上的桥梁	/489
投宿者	/492
申诉	/493
农村小景	/496
赌徒	/506
德肋撒	/510
青年古董	/512
福罗斯基	/514
一个小孩子和一群狗	/525
木桂的故事	/527
慢一点悔改也好	/537
M. L. 车站上	/542

受教训	/545
教授和富人	/551
传道师	/561
街上的殉难者	/564
诗人	/567
旅途所见	/574
多喜子的死	/579
戎墟之夜	/581
新唐吉诃德之死	/588
“潮州仔”	/597
寂寞的兵站	/601
“善于构筑防卫工事的翁照垣”	/611
神圣的死	/614
空袭下	/616
石家庄站上	/618
故事二则	/620
如是我闻	/623
两个青年的吵架——速写	/625
我们出发了	/627
日本兵的故事	/630
蒋老大和老叶	/633
《血潮汇刊》文辑	/637
东平启事	/655
“一个够 POG 的男人”侮辱了鲁迅	/656
关于“战壕”的内外及其他	/661
《故事新编》读后记	/664
道德水准的低下及其他	/666
外套,礼貌和绅士	/669

一个最雄辩的史实	/670
主客之间	/673
东平启事(同题另文)	/677
请先定“通俗化”的定义!	/678
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680
并不是节外生枝	/685
给《捧血者》作者的一封信	/690
丘东平致胡风的信	/691
编后记	/713



沉郁的梅冷城



沉郁的梅冷城

为着一个愚蠢的守卫兵被暗算，也许是再微小些的原因吧，以致梅冷在防御上偶然失手的事，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保卫队有着克服一切骚乱的能力，经过了一场恶战之后，暴徒们趁着夜里来，又趁着夜里走了。

但是，保卫队还有着不能不严重地加以研办的事。

保卫队宣布了一连三天的戒严令，把梅冷的四关口都封锁住了。人们只可以从外面走进城里，却不准从城里放出一个，——这唯一的任务，是搜捕在城里作着潜伏工作的叛党。

注意力的集中点，在于×军袭城的时候，城里发现的一颗炸弹。

炸弹在一间理发店的门口爆发了。

这暴力，除却在那街道上深深地挖成了一个窟窿之外，它似乎着重于一种无谓的忿恨的发泄，理发店的玻璃窗，给震裂得像不懂得爱惜精力的小孩子拿着铁锤儿细心地一片片去锤成的一样。

于是，一切成为臆测中的事了。

那最简单，最易于给抓在手心里的线索是：

第一，对于这炸弹爆发后的更严重的事态的继起之假定。

其次呢：

投掷炸弹之人之必为×军的内应，那是毫无疑义的了。

并且，——

最可瞩目的是那理发店里的理发匠。

马可勃，那理发匠是最初受审问的一个了。

马可勃是一个刚刚学会理发的小孩子。他的父亲在通行外洋的大轮船里当水手，常常隔了很久才回来一次，母亲是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马可勃给寄养在一位亲戚的家里，不久，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他的父亲在船上失事的噩耗。从这时候起，马可勃给亲戚赶开去。

他在田野上糊涂地乱跑，学会了用竹篾片子编成的有着葫芦嘴的小篮子去小河边捞鱼的事。

有一次，天刚刚下过了大雨，马可勃偶然经过一个满装着春水的池塘的岸畔。

太阳冒着天上低低的薄雾射出了新的光辉，水银一样披泻在那蒙茸，碧绿，带着水影的禾苗上。青蛙儿，啞咯，啞咯，异声同调地唱着它们的歌曲，弹着天生口吃的舌头，不怕千遍万遍的重复。

马可勃远远地望见了，那边，在一条田径和另一条田径之间流着一条小小的沟渠，沟渠里露出了一个人头，——马可勃所看到的是梅冷的中年以上的农人喜意^①三在后脑上留着的一排短发。当那人偶然回转头来，发现了马可勃正从这边向着他走去的时候，他张开着嘴巴，——他一定遭遇了什么怪异的事，并且，他显然对着马可勃呼救。可是马可勃的耳朵给蛙声嘈坏了，一点也听不出什么。

那人的下半身浸在水里，一件给雨水淋得湿透的薄薄的破衬衣，像街市里的墙壁上胶着的广告纸一样，胶住了他的紫黑色的皮肤。从他那痛苦的脸相上，马可勃所受的刺激，突然的叫那小小的心灵向着最伟大最成熟的方面展开去。

马可勃于是高高的站立在那小沟渠的堤岸上。

“呵，——你可不是受了伤？”

马可勃这当儿的胸膛里装着光亮的灵魂，他快活极了，对着那人居高临下的发问着。

那人依然张开了嘴巴，但是，一点儿也没有效果，他用着最忍耐的声音低低地呻吟着。马可勃始终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

——所以马可勃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已经有了觉悟了。

^① 原文如此，疑为“喜欢”。校注。

他看着那人伸出了一只手。

“对啦！”

马可勃暗暗的点着头，在一束禾苗的脚胫下拾起了一顶给浸得快要化掉了的帽子。

并且，这样的时间是一霎眼也不能迟缓的，他依照着那人的无声的吩咐，在那湿帽子的夹布里找出了一包类似炭灰一样的药物，丢进那人的嘴巴里。

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活跃地挣扎起来了。有一条很大的箫子蛇在他的手里给抓着，翻出了白色的肚皮，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半空里卷旋着。

经过了这件事，马可勃依着成年人的行径结识了那怪异的家伙，就是那个幸而让他救活了起来的捉蛇人。

不久，那捉蛇人却又让一条最毒的毒蛇咬死了。

马可勃，于是，重又退下来从成年人变成了小孩子，到一个村庄里去给人家牧马。

但是马可勃始终得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主人没有留给他一点儿的情面，因为他突然变成了冒冒失失的样子，在马尾上点着了火，把马尾烧掉了。

当他做了理发匠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的成就，因为他鄙视着理发这一行业，他用自己积下来的钱买了好些把凿子和小刀，要去学习雕刻。

关于雕刻，他听过了一条故事。

这故事的好处，在于说这故事的人不在了，不晓得是从谁的嘴里传下来的。他希望这故事能够在世上绝了迹，——那末，他将变成了这故事里的人物，希望着这故事的再演。

马可勃于是游荡在他的神妙的幻觉中了。

但是，他天生着一付忠实的脸孔；他勤于做事，肯于受付托；从他的嘴里最容易得到答应。

马可勃在军法处受审问的时候，他变得越发驯良了，像是听从着理发店的师徒师兄们杂乱的叫唤声，一下子扫地一下子拿刷子般的，那小小的脑袋忙碌地转动着；站在检察官的面前装着不曾听见或者不曾觉察的傻头傻脑的样子，于是是一件顶难的难事。

“这样的吗？——那样的吗？——”

检察官的发问像剑子的锋梢般发亮着，尾随着他的口供，紧紧的追踪着。

“是的！”马可勃的心里，有着一一条长长的退路，这退路恐怕是和那雕刻的故事，也有点儿关系的，“——炸弹，什么呀！——俺，是的，这炸弹——是那个挑夫契米多里，他从别处带给我的，我知道这件事。……”

二

从那一百几十个囚徒的群中，契米多里，他被提到军法处来了。

听说这个人曾经拒捕，他的左手在和保卫队挣扎的时候给砍断了。他的妻曾经结识了一个牧师，在牧师那边知道了一种止痛药，那是所有的止痛药中最能止痛的一种，契米多里的创口一点儿也不要紧，有着这样的药在敷着。他原本就长得强壮而且高大，两条裤筒高高的卷在大腿上，一对巨粗的脚胫像弯弯的刀板一般，朝着相反的方向牢固地分站着。为着身上失了许多血，这下子他的神情变得有点儿憔悴了。

契米多里是梅冷城里的人，为梅冷和海隆两地间的商号输送货物的一个挑夫。

从海隆到梅冷，没有河流也没有铁道，只有一条峻险的山路，要流转彼此的货物，挑夫，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交通利器。

契米多里参在从梅冷出发的挑夫群中，和平常时候一样，在正午以前到达了海隆。他们把货物分送给许多商号，再又从许多商号中接受了向梅冷方面输去的货物之后，依例是聚集在一间馆子里，解下了自己带来的干粮，没有带干粮的便吩咐店伙做几个黑面团。

契米多里有着别的任务。他连中饭也不在这里吃了。这一天，一走进了海隆，便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契米多里哪里去了呢？

自己只管照料着自己的人们恐怕不会这样问。

这样，契米多里在一点儿也不受注意的时间里做完了许多事。

现在，他是可以回去的了。

但是，他必须把时间拖延下来。譬如往常回来的时间是在下午一点，那末

这一次就必须拖延到两点，最好还是在两点以后，这样，在路上，他可以躲开了他的同伴们，避免许多无谓的阻梗，他们已经到了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一条小山溪，在那坚凝，峭厉的山谷里苦苦地挣扎着，幸而打通了一条小小的门径，冷冷朗朗，发出悠闲轻逸的笑声。从海隆到梅冷的山路，逶迤沿着那小山溪的岸畔走，小蛇儿似的，胆怯而又诡谲地，忽而，爬上了那挂着威吓的面孔的石堆，忽而，穿过那为长长的红脚草所淹没的小石桥。两边，高高的山峰，用着各种各样可惊的姿势，人对那小山溪所流过的地方俯瞰着，而且无宁说是寻觅着。契米多里挑着沉重的担子，一步一步的喘着气，在一处有着野槐的浓荫的路旁歇息下来。他像一只吃人的野兽，在未曾把人攫在手里之前，却反而躲避起来了，简直有点儿怕见人。但是这当儿，路上走过了一个戴着第一号大草帽，有点儿像大商号的出海^①一样的人，接着是两个抬着空轿子的轿夫，……契米多里倾斜着上身站立着，吐了一嘴口沫，变换脚胫的姿势，这样的动作都似乎给予了可疑的材料，而他所干的事就要毫无隐匿的败露了！

契米多里的经过是良好的，过了一会，他爬上一株高树去作一回瞭望，知道附近至少是半里之内再也没有一个过路人。契米多里于是把两条指头夹着拿进嘴里，用力的一吹，发出了哨子一样的尖锐的声音，接着，从那树林里爬出了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契米多里不认识，但是他所认识的不是人的面孔，却是一种共通的讯号。

契米多里终于说出了，——

这是超过了一切的忍耐力的肉体的痛苦迫着他说的。他给倒吊在半空中，有三条夹着铅线绞成的皮鞭子在他的给脱得赤条条的身上连捷地交替着。他晕了过去，又给用冷水喷醒来，另外，在那断臂膊的伤口敷着的药给扔掉了，换上了一包盐，在盐着。

契米多里怪声地叫着。

“……炸——炸弹——是从那——那人（从树林里出来的那人）的手里交给我的……”

契米多里鼓着他那将近死去的活力说。

① 原文如此，“出海”疑为方言词汇，含义待考。校注。